

她是宅门中不受宠的庶女，身份低微，却隐藏着剔透玲珑心。亦正亦邪的王府公子，身世凄怜，心狠手辣，却为她相思成疾，一生孤独。英明睿智的皇子，一心夺嫡，智谋高绝，心思深沉。本不为女子停留，竟对她情深似海，抗旨不遵。

五龙夺嫡，盛世繁华，且看小小庶女如何铺就皇后之路，缔造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千古绝恋，与君共猎天下！

缔造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千古绝恋，与君共猎天下！
最深情的男主，最多智的女主，打造独宠一世的传奇爱情，引爆千万读者激情。

2012华语言情大赛最佳人气作品倾情巨献！



【凤鸣九霄之倾心计】

第一庶女



DI

YI

SHU

NV

南宮思
NANGONGSI 著



重庆出版社
CHONGQING CHUBANSHE



南宮思
NANGONGSI

DI

YI

SHU

NV



第一席女



重慶出版集團
重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凤凰斗·第一庶女 / 南宫思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229-05551-6

I. ①凤… II. ①南…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6757号

凤凰斗·第一庶女

FENGHUANG DOU · DIYI SHUNÜ

南宫思 著

出版人：罗小卫

丛书策划：李 子

责任编辑：罗玉平

责任校对：刘 艳 杨 婧

装帧设计：第七印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现代彩色书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20mm×1 000mm 1/16 印张：40.25 字数：791千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5551-6

定价：4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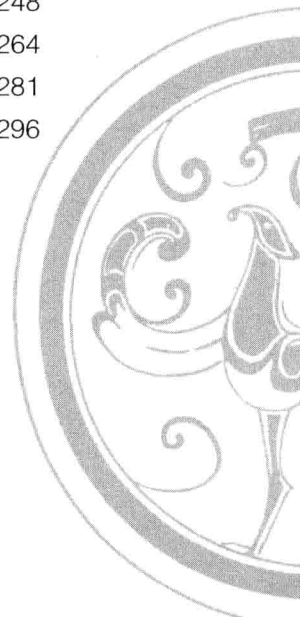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佛寺风波起，庶女破诡计	001
第二章	病急乱投医，王府露峥嵘	017
第三章	议婚事夫人心机恶，暗汹涌后宅事故多	035
第四章	赏菊会姐妹出丑，拜古刹又逢洛王	052
第五章	遇歹徒英雄救美，谈亲事又遭算计	070
第六章	四两拨千斤，慕容薇妙计拒婚事	089
第七章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10
第八章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128
第九章	此生无悔	148
第十章	忍别离终负相思意	167
第十一章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	188
第十二章	两情若是久长时	209
第十三章	诉情衷旧情复燃	229
第十四章	齐王施算计，景澜闹提亲	248
第十五章	萧明睿巧施计，慕容薇暗思情	264
第十六章	后院风波起，堂前恶人多	281
第十七章	情变萧景澜疯狂	296





第一章 佛寺风波起，庶女破诡计

001

“老爷您消消气，周姨娘怎么可能跟人通……”那个奸字到底不敢说出来，随行的长随董三在慕容端阴沉的目光下连忙闭嘴。

慕容端四十多岁模样，中等身材，面容儒雅，穿着一袭莲纹靛青色茧绸直裰，此刻他板着脸，目光阴沉。虽然他也是将信将疑，并未认定，但这种事，终究要查个清楚明白。

眼瞅着进了相国寺，他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

今日若是让他看到那贱人真的与人做下苟且之事，定要打死！

到了后山精舍，迎面正碰见一个仆妇，见到慕容端便是神色慌张，大惊失色：“老爷您怎么来了？”

慕容端冷笑道：“周氏呢，她在哪？”

“姨娘她现在不在房间，奴婢们也到处找呢，连三小姐也不见了……”

慕容端大怒，当即命人去寻妻女，便是有人有意无意地，引着他去往一处精舍。

此刻，西面一处精舍之外，恰有两个婆子引颈顾盼，焦急地来回走动，那瘦的婆子嚷嚷道：“我说孙妈妈，你不是说那人快来了吗，再不来可赶不及了，这如何使得？”

“你现在别想不干了，夫人饶不得你我。我去看看人怎么还没来，一会子我把人领进来，你让他把周姨娘给……莫要耽搁，还要捉奸。”

其中一个略胖的婆子转身跑开，似乎是想去看看那本来该出现的奸夫此时来了没有，



若是奸夫不至，这场戏，终是演不下去。

外面守着的婆子正紧张地两只眼来回张望，忽然听到屋里“砰”的一声重响，吓了一跳。她把门推开一道缝，却一看堂屋原本昏迷倒在椅子上的三小姐不见了，只有一把太师椅跌在地上。

这一惊非同小可，张婆子惊慌地跑进正堂，一见佛龕也不翼而飞，本就心虚的她顿时吓得匍匐在地：“佛祖饶命，菩萨饶命！”

那张婆子刚一低头，忽然后颈一痛，眼前一黑便是昏将过去。

“哼，佛祖可饶不得你。”

一道黑影从张婆子身旁走了过来，却是一个十三四岁模样的少女。

那女郎容貌俏丽，眸似笼烟，凤目清亮，樱唇红润。尤其一双眼睛更是潋潋分明，眼珠一动更是灵动得让人移不开目光。虽是豆蔻年华青涩得很，但已见风华，不是别人，却是慕容端的第三女慕容薇。

此刻慕容薇秀眉微蹙，她揉了揉发涨的太阳穴，低嘲道：“我可真算是倒霉到家了，成了个庶女就罢了，现在居然还要做私生女了吗？”

一天前这身体的前主人在相国寺跳水自尽，自己穿越而来，刚好占了这身体。她落水受了风寒，一直病得昏昏沉沉的，今日本来已经清醒很多了，可没想到早上自己喝过药之后却昏睡过去。

之前她在屋中恰听到两个婆子说话，听这意思，她那位嫡母，慕容端的正室夫人这是要栽赃嫁祸啊，诬陷她亲娘周姨娘与人私通，要双双私奔。

这是要一网打尽。

这时代，女人的名节何等重要，就算她爹不相信，可一会儿来个陌生男人，侮辱了她娘，那她娘也绝活不成了！

到时候她这个女儿，难免也要成了野种！

慕容薇好不容易才得以重生，她不想死，也不想落到那种地步，如此，她便需要自救！

时间不多了。

她选择这个时机，绝不是要白白等死的。

正此时，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慕容薇躲到了门后，看到一个婆子朝这边快步走来，身后没人。

孙婆子走近房间，一边骂道：“那厮竟要加价钱，真是个贪心不足的混蛋，等着，他马上就……”

忽然抬眼看到门外无人，房门却开了一扇，一惊，疾步往前，却见房内只有张婆子跪倒在蒲团上。



房间很简单，一明二暗的布置，正堂里摆着两个蒲团，前面供奉着佛龕，插着一束香，摆着三两果品，放着几把太师椅，墙上挂着送子观音像。

可是此刻，佛龕也不在了。

“张妈妈，你怎么了，张妈妈，三小姐呢？”孙婆子只觉奇怪，上前弯腰，刚要扶起张婆子，慕容薇无声无息地靠近了她，佛像朝她颈后一砸，直接将她跟张婆子送做一堆，一并做个佛前虔诚妇人。

慕容薇把佛龕放回去，心想那所谓的奸夫定是很快要到，再不能耽搁下去。

她转进东边屋里，果然看到雕花木床上正躺着一位昏睡美妇，正是周姨娘。

桌上正摆了个包袱，打开一看，里面摆了不少金银细软，约莫十几两散碎银子，几张银票，数件金银首饰，玉器玛瑙，这就是所谓私奔要带走的细软了。

“对不起了。”慕容薇直接倒了杯茶水，往床上昏睡的周姨娘脸上泼去，接着掐着她人中，不过片刻，周姨娘便睁开眼睛，看到她便是一脸迷惑。

“薇儿？你不是还病着么，怎么起来了？”周姨娘闻名云娘，还不到三十岁年纪，生得极美，眉间总是笼着轻愁，此刻蹙眉的样子倒有点病西施的味道。

慕容薇顾不得怜香惜玉，直接扶起周姨娘：“先别说这些了，先出去我再与娘说。”

慕容薇拿起那装满细软的包裹，扶着周姨娘下床，周姨娘还搞不清楚状况便被她扶着出了这房间，眼前是个四合院，主屋三间，两旁还有东厢房和西厢房，院子里铺着青石，两旁种了几杆修竹，花坛里种着时令鲜花。

这里本是相国寺招待香客的地方，本极清静，并没有人。两人出了院子，前面是个花园，花园旁开了几个月洞门，通往别的院子。

她们本来是住在东边的春园，却被人给移到了西园，现在春园是不能回去了，谁知道那些丫鬟仆妇谁是内奸。

“薇儿，究竟出了何事？”周姨娘这会儿终于发现了不对劲，拉着她的手问。

慕容薇拉着她出了花园，这边是相国寺的后山精舍，她拣了个偏僻的假山躲起来，这才工夫回答周姨娘的话。

“大夫人给我们下了药，叫人找一个男子过来……”

话还没说完，慕容薇就连忙捂住她的嘴，轻声道：“有个男人过来了。”

果然，便瞧得一个三十来岁油头粉面、作书生扮相，头束方巾的男人，这男人容貌算不得差，但是那种猥琐的气质却是扑面而来，遮也遮不住，却是让人看一眼就觉生厌，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那人进得房间，片刻后惊魂甫定地跑出来，左右看看，最后听得外面似乎有人的脚步声，吓得连忙落荒而逃。

到此刻周姨娘哪还能不明白，她是不善与人争斗，但不代表她傻。



“娘，我们先离开这里。大夫人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慕容薇冷静地说道，她可没这个时间悲春伤秋，眼下还不是完全放松的时机。

周姨娘先是惊，再是怕、惊慌，掩面哭起来：“她怎么能……这是要我死啊，怎么办？我这些年已是小心再小心，她为何还非得要我的命？”

慕容薇叹了口气，周姨娘一看便是那种没什么野心的女人，好似黛玉多愁善感，哪懂什么争斗，这会儿出了事便全没了主意。

“娘，没事，现在我们出来了，她的算计就落空了。”

“那我们现在回春园去吗？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不可，我们被下药，谁知道身边的人有没有问题？”

周姨娘有些茫然：“怎么会呢，她们都是我身边多年的老人了，我从娘家带来的，丫鬟也都是家生子……”

慕容薇摇头：“只要有足够的利益，还收买不到人？现在我们既不可回去，也不能装作未发生事情。万一待会父亲来时，她们见不到我们母女，说不定诬陷娘跟人私奔了。”

“那便如何是好？”

周姨娘已经完全没了主意，倒没曾想把自己十三四岁的幼女当了主心骨来问。

“现在不管其他，我们先去找住持。”慕容薇冷静道，“娘，绝不能让人得逞。”

她没有兴趣被人当成笑柄，既然来到此地，要她慕容薇当被人欺负的受气包，是绝无可能。

这次，她也要让那些人算盘落空。

“我们走。”慕容薇挎起包裹，直接拉着周姨娘出了院子，绕小道而去，至于要去哪儿，接下来该怎么做，她已经拿定了主意。

二人离开此地不久，便有个婆子匆匆朝这边而来，待进了院子一看，吃了一惊。

她本是过来探路的，没想到这里居然只剩下两个老婆子，周姨娘和三小姐却是不见人影，不由得大惊失色。

这时也已经听得慕容端朝这边来了，那婆子连忙把门关上，三两步跑过去，到了院门前，见慕容端要进来，忙道：“老爷，人却不在这里的。”

一旁一直跟随慕容端的大管家慕容九这时候也是心中诧异，忙用眼神示意那婆子，那婆子也是忙给他使眼色。

慕容端找了许久仍未找着人，心中怒火虚生，怒道：“派人去外面找，看她是不是跟人跑了！”

慕容端心中郁闷，转身过了花木扶疏的小径，这时候正碰上一个小沙弥清扫道路，慕容端顿了顿，问道：“小师傅可曾见过方才有个三十左右美妇人和一个十三四岁少女路过？”



“见过啊。”那小沙弥双手合十回道，“那两位女菩萨是去前殿听方丈讲经，还说要捐香油钱，拎个包袱去的。”

慕容端一愣，又是一喜：“她们在前殿听经？”

“是呀，施主可去前殿寻人。”

一旁大管家这时也已经回过味来，这事不对啊，怎么完全出乎人意料了？

上前问道：“小师父，你确定见着四姨娘和三小姐了？我们这都到处找不见人。”

小沙弥一听不高兴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人都认不清？出家人不打诳语，小僧却是敢和佛祖保证未曾虚言。”

慕容端若有所思地看了大管家慕容九一眼，道：“小师傅勿怪，董三，你看着那些丫鬟让她们收拾行李，准备回府。慕容九，你跟我来！”

大管家一哆嗦，冲那个婆子使了眼色，自个儿跟在慕容端后面朝前殿去了。

到了前面，方丈讲经已经告一段落，众人都散了，慕容薇和周姨娘却没走，正和方丈说话。

慕容端一来便见得妻女在此，见他进来，慕容薇忙上前见礼，笑道：“爹怎么来了？女儿方才正和姨娘说要给爹爹立个功德碑来着。”

慕容端一时有些怔忡，眼前这女郎明眸皓齿，神光内蕴，此刻言笑晏晏，竟让他一时糊涂起来，忘了自己先前可是来捉奸的。

“云娘，你们没事吧？我听说……你们在庙里不太平。”好半晌慕容端才说了这么一番话。

“慕容施主，这两位施主一直在此听经，不知道大人这话是何意，寺里是怎么不太平了？”方丈开口问道。

“原是有人以讹传讹，大师勿怪。”慕容端一时有些懊恼，心道自己也算是活了这么多年，当官这些年，今日竟被小人蒙蔽，诬陷妻女，差点闹了个大笑话。

他耻于说起，便转移话题，对慕容薇道：“薇儿不许立什么功德碑，岂不让人笑话？”

慕容薇委屈道：“女儿是崇慕父亲嘛，而且之前女儿不懂事闹了笑话，却是心中惭愧，只觉不孝至极，还想请求父亲原谅。”

慕容端听得女儿这么说，一时也是十分窝心，顿觉女儿长大了，无论如何却是她一番孝心。

他之前并未多在意这个女儿，原是她那性子让他不喜，哪有点大家闺秀的端庄持秀，尤其前几日竟给自己姐姐的未婚夫送荷包，被拒后居然跳水自尽，弄得他面子全失。

但见她今日谈吐气质神情俱与往日不同，心中也是感慨，以为是女儿死了一次倒是开窍了，因见她委屈地低着头不说话，便有些心软，斥道：“好，你知错便好，日后万不可



再行傻事，你个女儿家最重便是名节，岂能随意毁伤？”

慕容端训了她几句，见她现在的样子还像点闺秀样，略带满意地点点头。

不只是她，就是周姨娘也有些吃惊，但是当母亲的，哪里会想到别的，不过是为女儿懂事了而感到由衷的高兴，此刻差点落泪，又怕慕容端说她，便急忙转移话题：“老爷，我们回府去吧，也不能总待在寺里呀。”

“对，你们随我一起走。”他这才想起今日的事情，脸色微沉，这边厢带着妻女出了寺，大管家在后面跟着，刚刚他离得远，听不真切，只觉得此事不妙，待会儿须得好生应对。

车马还停在寺前，三人上了马车，便沿着山道往山下走去。

“前面可是慕容府的车驾？”

“怎么回事？”慕容端掀开车帘问道。

“老爷，是——风公子过来了。”

慕容端脸色不善，哼了一声：“是他？”

慕容薇挑眉，记忆里这位公子倒真是风流人物，抬眼朝外望，耳听得一阵马蹄声，一匹浑身洁白全无半点杂毛的上等宝马在马车前停下。

马上坐了个白衣公子，此刻翻身而下，一衣带雪，姿势优雅宛如轻鸿飘落，乌发束起玉冠，腰间银蓝玉带，佩着香囊玉佩，身形翩若惊鸿，宛若游龙。

还未见正面便觉得一身姿态便是天然风流，遗世万种风雅，见得正面时，便觉得说不出的俊，不是说容貌美得天上地下全无，只是气质颇佳，如兰如竹，嘴角带着笑容，眉间眼角都透着温文尔雅，让人只觉得看也看不够。

此刻美目流转，上前恭敬地行子侄礼：“小侄拜见慕容伯父。”

慕容端表情不冷不淡地：“风郁你这是去相国寺么？”

“小侄是来看望三小姐的，前日唐突了，心中有愧，前来赔罪的。”说着目光转向车内的慕容薇，目光真诚中带着些愧疚，“三妹妹还请勿怪我唐突，特备了些薄礼，还请妹妹恕罪。”

那表情要多真诚就有多真诚，看得慕容薇也有些感叹，此人实在是个演戏的高手。

若她是以前的慕容薇，还真能被她迷了去，这男人的确能让万千少女疯狂，怪不得人称他京城第一公子。

只是他眼底却全无诚意，她看得到对方那笑容下的冷和厌恶。这种人她以前见过不少，别看总是带着笑，温文儒雅的，实际上根本没将任何人放在眼里过。

慕容薇看了眼父亲，见他也似乎想看她怎么回话，便微微一笑，目光有些茫然：“风少安好？不知你因何要向我赔礼，虽说我昨日因不小心落水住在相国寺养病，不太知道外面的事，这整日价的有些昏沉，可不知道风少这是为哪般？”



她这话说得一群人全愣了。

风郁神情终于有了变化，今日他本不想来，只是父亲说为此事闹得未来岳父脸上不好看，两家难免生嫌隙，为此不得不过来。

他一向是最厌烦那些缠着他的女子，那日也没想到慕容薇竟会跳水自尽，闹得满城风雨。

这会儿他才认真打量慕容薇，却发现面前的女子好似变了个人，他一时觉得自己是不是认错了人？

面前的女子目光淡然，一双眼睛清澈而冷冽，仿佛一汪深潭，朝她看去不自觉就会被吸进那深潭之中，仿佛有种被完全看透了的感觉。嘴角带着若有若无的讥诮和玩味，那种神情，那种自信和悠然平静的态度，仿佛一切在她面前都有种仿佛尘土的渺小味道。

而且她的话，竟似完全否认了当天的事情，只说自己误落水中，把外面传闻的事情全说成了谣言。

他眸光微动，随即笑道：“三妹妹莫非是忘了么，当时也怪我没有照顾好三妹妹，这才让你落水了。为兄照顾不力之处，自然该赔礼道歉的。”

这人还真是会圆话，这都能说成这样。慕容薇自然不会收他的礼，一副委屈的样子道：“风少客气了，可不是我当日晒得头昏么，一头就栽进水里，平白让人家不知情的笑话呢。你还要赔礼，岂不是让那些个不明所以的以为妹妹真个寻死么？那我还如何见人呢，不如剃发做了姑子去。”

这话说得已十分严重，让风郁也有些吃不消：“三妹妹言重了，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好了，礼就不必了，薇儿只是意外落水，值当你送个礼？回去与你父亲说，让他不必为此费心了，你我两家既结秦晋之好，当相互扶持，你也不用为此事心怀愧疚，本就与你无甚干系。”

“是，小侄知晓了。”别人既然不愿提那件事，他自然也不会再说。

慕容端点点头：“罢了，我们这便回府去，你不必相送了。”

“小侄也一道回去。”风郁目光时不时转向慕容薇，见她根本没有先前见面那种痴迷的样子，尤其她方才的表现更让他迷惑不解。

怎么一个人几天不见竟变了个人似的？

难不成走了回鬼门关，人都变了？

“风少告辞了！”她冲他淡淡一笑，阳光洒落她小巧精致的俏脸，神采飞扬，漆黑如墨的眼瞳，红润的唇瓣上扬，宛如初盛开的芙蓉花，如此惊艳。

帘子缓缓落下，风郁有些出神地看着那渐渐远去的车子，那笑容仿佛印在了他脑海



中，一时竟似痴了。

“公子，公子你怎么了？”一旁的小厮阿墨看着他的样子，吓着了，公子莫不是魔怔了？

风郁回过神，以往的慕容薇其实也美，只是她那畏畏缩缩的样子，十分的美貌也成了三分，让人不喜。今日他才注意到，原来她竟生得这么美，美得让人心弦颤动。

“回府。”风郁上马，直接驾马追了上去。

待车马荡起一阵尘烟，渐行渐远，一旁的小路上走出两个男子。

其中一个男子头戴着黑色帷帽，遮住了脸，此刻若有所思地望着远去的车马：“有意思，你觉得呢，师兄？”声音清冽如珠玉落金盘，悦耳动听。

一旁的男子十八九岁年纪，穿着一身藏青的八卦道袍，面容清俊，目光平和，不急不缓地沿着山道往前行去，仿若云中漫步，姿态透着一种超凡脱俗的洒脱。

此刻听到问话，道：“师弟指什么？”

“那个女子，师兄不觉得有趣么，她的眼神……让师弟我很感兴趣。”

“师弟莫要孟浪。”那道袍男子蹙眉，生怕这位小师弟做出什么唐突佳人之事来。

少年轻笑了起来：“这就到京城了，师兄不要再一派假正经模样了。年纪轻轻的，偏学祖师般做那看破红尘之态。”

微风卷起黑纱翻起，露出一张美绝人寰的少年脸孔，长眉入鬓，其下一双丹凤眼上挑，黑如点漆的眼眸此刻带着玩味，唇瓣上扬，不点自红。那五官无一处不精美，无一处不合适，无一处不给人一种惊艳之感，组合在一张脸上，便是天上谪仙下凡，虽美得入骨，却不会给人妖艳的感觉，只觉得美而不妖，丽而不艳，虽极美，却不会使人误会他是女子。

只可惜，一道从左眉划下直到左耳的疤痕破坏了这份美感，让人倍感可惜。

道袍男子无奈地摇头：“无量天尊，师弟莫要胡说！”说着自顾自朝下而去。

少年轻笑起来，也悠闲地漫步着，两人渐渐消失在悠长的山道上，空余满路花香。

慕容府花木森森，一条青石铺就的长道横亘向远处，两旁既有假山花石，也有修竹花坛相映其间，回廊连接着各个院落，有仆役走动，此刻全都弯腰行礼，训练有素。

到了中堂之前，马车便停了，这边除了待客的中堂之外便是老爷的书房。还有两个未娶亲的哥儿的院落，慕容端招呼一声，直接把大管家叫进书房去了。

“云娘，你和薇儿先回去吧。”

“是，老爷。”周姨娘见慕容老爷走了，从花园中穿过，进了月洞门再往前走楼阁宛然，便是后院。

此时正值夏末，天气不冷不热的，池塘里的荷花虽开着，但已显败相。

慕容薇想到今日之事，心中耿耿于怀：“娘，我看须得好好查查您身边的人了——”



“你这丫头。”她连忙捂住慕容薇的嘴，“可别再喊娘了，若是被人听到……”说到此处也是悲从中来，眼圈红了。

哪个母亲不愿听儿女喊声母亲，偏偏她是个妾，没资格让女儿喊娘，只能喊姨娘。

周姨娘原也是官家千金，只是父亲犯了事被处死，家也被抄了，母亲带着她兄妹几个处境艰难，适逢落难，当时正是慕容端看中了她，为了家人周姨娘这才做了妾的。

后来她几个兄弟倒还争气，有慕容端铺路，有的考上进士做了官，有的做生意，都过得不错，只是都觉得愧对妹子，常常自家中送钱送物与她，慕容端别看家中也有几个妾，最宠爱的还是她。

以她娘家现在的身份，她做个妾的确是委屈了，虽说是慕容家的妾，但也是妾，心里平日就难受得紧了。

慕容薇叹了口气：“您回头查查身边人吧。住在相国寺的都是身边的贴身丫头婆子，怕是有那心思不正的。”

周姨娘点头，她虽不怎么理事，但却不傻，此刻也是心中暗恨。

“你说的是，这样害我们母女，可留不得。若害我倒罢了，可他们不该打我女儿的主意！”

“哟，这不是周妹妹吗？这就从相国寺回来了？”前面迎面走来一对母女，跟着不少丫鬟老妈子，好似在散步。

那妇人身形窈窕，肤色微黑，却不掩秀色，容貌倒是不差，身上穿着湖绿镶银边儿的花蝶褙子，下身是浅红八幅综裙，遥遥走来，倒是风情无限，只可惜脸上的神情尖酸了些，颇有些煞风景。

再看一旁那少女，年纪与慕容薇相仿，一身鹅黄的夹纱窄袖褙子，面容娇俏，笑起来生得两个酒窝，显得很可爱，此刻嘴角也带着些怪异的笑容。

慕容薇知道这就是三姨娘方氏和四小姐慕容婉，一向跟自己母亲不怎么对付。方氏原是大夫人身边的陪嫁丫鬟，这一对母女平日里可是最巴着大夫人的，尤其慕容婉更是大小姐的跟屁虫。

慕容薇眸光闪动，这两人表情很奇怪，莫非他们从大夫人处知道了些什么风声？

“嗯，才刚回来。”周姨娘似有些不喜，不想与她多说。

可惜人家却不想放过她，这不，拉着周姨娘，笑道：“妹妹怎么自己个儿就回来了，也没丫鬟跟着，可是出了什么事吗？”看那眼神放绿光，像是恨不得证实什么事。

“是呀，三姐你不是病了么，可有趣了，大姐还跟我说，若是你还寻死觅活的，不如与风大哥说了，给他做个……哎呀，羞死个人了。”慕容婉掩面一副羞臊欲绝的样子，“也不知道今日后还会不会……”

慕容薇面色冷了下来，这两人绝对是知情者，看那模样，似知道她们母女倒霉。



周姨娘脸色也难看起来：“丫鬟后面跟着，我们先和老爷一道回来的，能有什么事？”

“是吗，跟老爷一起回来的？好端端的，老爷怎么去相国寺了？”方氏一惊一乍的，惟恐天下不乱。

周姨娘哼了一声，拿眼看慕容薇，那意思让她说话，估计想吓她们一顿呢。

“唉，姨娘不太舒服呢，咱们还是赶紧回去歇息。三姨娘，您这话说的，父亲只是去礼佛，顺便接了我们回来。三姨娘是觉着父亲不能去相国寺，还是父亲上个朝呀，会个友呀也得知会您一声，那我可得问问父亲是不是这个理儿。以后咱们也向三姨娘知会声？”

这番话说得面前一众人目瞪口呆，三姨娘被她说得脸色微变，现在可是不少丫鬟都在呢，旁边还有别家的丫鬟走过，可不都听见了，要是老爷和大夫人知道这话，指不定怎么指责她呢！

“我可没这个意思，三小姐可别乱说。”三姨娘连忙撇清，她这会儿终于发现不对劲了，眼前的女人是慕容薇？

慕容婉也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个自己从没放在眼里的姐姐。

“还有四妹妹也是个有意思的，姐姐我不过晒得头晕不小心跌进水里，也不知道哪些个没脸没皮的坏人名声，听风就是雨，说我一个闺女寻死觅活的，真是让我没脸见人了，怎么连大姐姐都误会了呢？亏得风少当时在，知我不是那个意思，不然我可说不清了。”

“你、你、你什么事也没有？笑话，你做的那些个事满京师的人可都知道了，谁没脸没皮了？”

慕容婉一听这话却不服气了，气呼呼地上前指着慕容薇，心里却奇怪，这三姐姐今儿个是怎么了，突然人不结巴了，人也不懦弱可欺了。不是今天她们该倒霉的么，怎么跟没事人似的？

就算她再没眼力见儿也看出今天事败了，只是怎么败的她却百思不得其解。

慕容薇闻言挑眉，心知自己这名声怕是早就传遍整个京师了，这整个慕容家上下怕不知多少人等着看自己笑话呢，不由暗叹，慕容薇啊慕容薇，你做下的好事却要我给你收拾烂摊子。

“你——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她一副吃惊的模样，眼圈一红，顿时拿着帕子拭泪，“姐姐是做了什么龌龊事让妹妹你这般编派我？”一副气得浑身发抖的模样，看得慕容婉正快意呢，忽然见她一脸悲戚地望着周姨娘：“姨娘，原来你素日教我的女戒全都错了，妹妹如此编派我，定是我名声毁了，否则她怎会不知道长幼有序呢？既没了名声，女儿还活着作甚，不如死了的干净。”

说罢竟然烈性地直冲池塘去了。

众人吃了一惊，周姨娘连忙上前惊慌地拉住她，一旁那些个看好戏的丫鬟也上来劝的



劝，拉的拉，倒是方姨娘和慕容婉的丫鬟婆子有些发怔，有些看好戏的神态。

慕容婉也未料到她会突然寻死，又被她那番话气得一口气上不上下下不下的，憋得难受，恼怒道：“你说谁不知道长幼有序，你——”

周姨娘哭道：“薇儿，薇儿你可不能出事啊，我这回定是要问问老夫人，这女戒还用不用遵守了？以后是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上来编派我女儿？”

方姨娘见慕容婉还要说话，忙拉住她，连声赔不是：“哎呀妹妹这话怎么说的，哪里用得着惊动老夫人？只是两姐妹闹着玩的，婉儿那丫头向来不太会说话，薇儿可别跟她一般见识。她可是你妹妹呢。”

慕容薇冷笑，这会儿倒知道长幼有序了，这方姨娘倒是不傻，定是看出今日事败，不想在这节骨眼上与她们母女惹出风波，不然闹到老爷知晓，怕会恼了她们。

“是呀，我可不是当她是我妹子呢？也是，我妹子哪是那没脸没皮的东西，会侮辱姐姐呢？刚刚我真是糊涂了，毕竟咱们慕容家也是名门望族呢，姐妹们素日都是好的，岂会不明事理乱传谣言的？”慕容薇擦着眼泪，一边真诚又有些歉意地望着慕容婉，很有些愧疚的样子。

慕容婉看着心中火就起了，那脸色就涨红了，眼睛发绿，恨不得吃了这个死蹄子，偏偏见自己娘拼命使眼色，不由憋着气说：“那是……咱们姐妹自都是个好的。”

“你看这不就好了，婉儿，你不是说问我拿绣花样子么，还不跟我过去？我那可有些大夫人给的新鲜样子。”方姨娘找了个借口，话又说得绵里藏针的，扯了脸色不善的女儿赶紧走了。

周姨娘哼了一声，忽然像打了个胜仗似的，竟也有些不同于平日的爽快。她不喜这些俗物，惯日是不跟方姨娘计较的，也说不过她那张利嘴，现在却想要保护女儿，没想到还是女儿保护她，自个儿也真是无用。

周姨娘心中愧疚，看慕容薇没事人般，也不由觉得，自己这女儿好似一夜间忽然长大了。

慕容老爷这会子坐在书房，面色阴沉，不知道在想什么。

一回府他就审问了大管家，这老货开始还不想承认，后来被他软硬兼施便招了，一听那实情，就算自己早有猜测仍是气得要命。

妻子算计小妾，家宅不宁！

偏偏自己还得给妻子娘家面子，这回事只能当没发生过，宣扬出去他脸上也不好看。

“老爷，您找我？”大夫人很少能进书房，这会儿老爷召她进来，也让她颇有疑虑。

大夫人有种不太好的预感，但是又觉得周姨娘不可能逃过自己的算计。此刻见老爷沉着脸，试探道：“老爷，我正要给你报喜呢。”



慕容端老爷嘴角带着丝讥诮：“哦，何喜之有？”

大夫人张氏此刻笑着说：“是今日有人要给三小姐议亲呢，对方是宁国侯家的四子，虽然是庶子，但还未娶亲的，薇儿过去便是正室。”

慕容端胡子抖了抖，眼睛微眯，气极反笑：“好，你还真是给我长脸！”

那宁国侯的四子是个什么东西他怎么会不知道？吃喝嫖赌无所不通，京城的混世魔王，专做那欺男霸女的勾当，听说一年前不知道得了什么病一病不起，病得快死了，这是要叫人冲喜啊。

就这种人她还跟她说喜，他看她是想推薇儿入火坑，他怎可能将女儿嫁给那种东西？

不说他们家的家世，就是普通人家疼女儿的也不会愿意让女儿嫁过去。

还说过去便是正室，难道他慕容家的女儿可能给人做妾吗？

大夫人一看慕容端的表情，心中顿时沉了下去，她说这话本就存着试探之心，若是今日事成，那周姨娘指定是活不成了，老爷对慕容薇也会生了厌烦，说不定就会同意这桩婚事，打发了慕容薇这个可能是野种的。但若是今日事败，恐怕这话倒会让老爷生了嫌隙。

大夫人心中有气，事情怎么可能会败？

一群没用的东西！

“老爷怎能这么说？”大夫人委屈地道，“我这也是没法子，薇儿那事都传遍京城了，哪个愿意娶她呢？”

慕容端冷冷扫了她一眼，那天的事情他也听说了，送荷包，跳水自尽那么私密的事情，别人怎么会知道，还不是身边的有坏心思的丫鬟传出去的，分明是要毁了慕容薇名声。

“我已让人传出消息了，薇儿自己都说那日是不慎坠入水中了，风郁也已证明，别人能败坏她名声，你一个当母亲的怎能胡说？什么叫没人愿意娶她，就是嫁不出去我也不会把她嫁给那个败家子！我还丢不起这个脸！”

大夫人委屈道：“老爷说的是真的？看来这外面是有人以讹传讹呀，这可如何是好呢？老爷可误会我了，我怎会败坏自己女儿名声呢？”

慕容端冷笑：“别给我演什么戏了，我还不知道你什么性子。我给你面子，你也别让我没脸面，我实话跟你说吧，云娘几个兄弟都是我手下得力的，尤其她大哥我更是看重，让她做妾本就委屈她了，你再这么胡搅蛮缠的，我就直接上奏升她为平妻了，想是朝中之人也无话可说。”

大夫人顿时腰板直了，脸色也顿时涨红了，气得直发抖：“她兄弟得力，我娘家就不得力，这些年少帮你忙了？平妻？她算什么东西也敢跟我平起平坐？”

我张家可是世家大族，周家算什么，就算几个兄弟得力，那也没法跟我张家比。

慕容端猛然站了起来：“今日的事情你别以为我不清楚怎么回事。我素日是最尊重你



的，你也好自为知，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须得清楚明白！”

说罢，径自走了出去，竟是半点情面不留。

大夫人气得心口疼，心中更是对周姨娘恨得牙痒痒。

慕容薇坐在母亲的云阁里，小丫鬟送了茶来，周姨娘只觉得疲惫得很，想睡上一觉。

云阁里的丫鬟婆子自然不可能都跟着去相国寺，去的只是几个人，加上慕容薇的，怎么算也就在这些人中了。

“薇儿，你觉得她们谁会是帮凶？这要怎么查呢？”

“为名为利都可能，缺钱的可能，吃里扒外想更进一步的也有可能。”正说着，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接着慕容薇就看到几个丫鬟婆子进得厅内，看到她们，一个个连忙跪下。

“主子，三小姐，你们真没事，太好了！”为首一个婆子四五十岁年纪，很是精神，此刻松了口气。

慕容薇认得，这位是母亲的奶娘杜妈妈，一家子都在这府里生活。

听母亲说这位奶娘以前在她娘家落难的时候都没离开，应该不至于背叛母亲，而且她的一切可都是要靠母亲的，背叛对她有什么好处？

只是事无绝对，人也是这样。

周姨娘看到杜妈妈：“妈妈你们今天究竟怎么了？”

杜妈妈有些疑惑地说：“想到这儿我就害怕，你说我们在屋里好好的，不知道怎么的，居然都晕了。后来怎么就听说您和三小姐不见了。我急得到处找人，后来老爷的长随过来，说您和三小姐在殿前听经呢，我还是觉得奇怪啊，怎么会都晕了呢？”

“今天的事情的确很奇怪呢，恐怕是有人要害我们呀，亏了我跟娘之前去听经躲过一劫。想想就后怕。”慕容薇一脸害怕担忧的样子，目光却偷觑着那几人。

这些人表情各异，都是十分吃惊的样子。

慕容薇微蹙柳眉，给杜妈妈使了个眼色。

杜妈妈便让她们暂时退下了，紧张地问道：“这事是不是跟大夫人……有关？”

慕容薇点头：“妈妈既然看出来，那我也就直说了，今日我跟姨娘是差点被人害了。若不是我小心谨慎，只怕不得善了。如今我却是要问件事，之前是谁回来取的钱物送去相国寺的？”

杜妈妈脸色难看，“这件事奴婢也不清楚，我出去喊人来问问。”

慕容薇见她出门，问道：“姨娘，这位杜妈妈可靠吗？”

周姨娘点头：“杜妈妈是我的奶娘，肯定是可靠的。你不用怀疑她。”

不多时，杜妈妈领了丫鬟碧儿进来，听慕容薇问话，她一脸诧异，迷惑道：“今早是